



乡村诊所

谢宏军 文/图

画
梦
重
温





主 持 修 所

主 持 修 所

主 持 修 所

画 梦 重 温

乡村诊所

谢宏军 文 / 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乡村诊所 / 谢宏军著、绘. —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
三联书店, 2003.8
(画梦重温)
ISBN 7-108-01877-2

I. 乡… II. 谢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素描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IV.
① I267.1 ② J2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8998 号

责任编辑 文 静

封面设计 罗 洪

版式设计 崔建华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

版 次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20 × 965 毫米 1/16 15.75 印张

字 数 55 千字 图 204 幅

印 数 0,001—5,000 册

定 价 29.00 元



我是自己速写的观看者，我时常翻看这些作品，举得高高地端详，力图找到更确切的表达方式。我住在淮安，远离美术界的喧嚣故事，悄悄地画眼前的病人。可能是由于识时务，也是因为不满意，这些速写几乎未予示人，有时候甚至觉得它像个奇怪的东西收藏在画夹里。我想我真正能画出好的速写可能还在许多年以后。

人间疾苦

——读《乡村诊所》 王安忆

书中，本只是为素描所写的这些解说性的文字，现在看来，其实是可当作小说读的，这个诊所被描写得相当人性。前来诊治的人们，似乎很少有通常的确切的病名，而只是受着一种漫无边际的病痛的折磨。而医生呢？也是以生活经验的方式解释病理，比如对那个女病人小芒，在一所市级中学里搞后勤的，书中这么写：“医生知道她的病根全在嫉妒太多，引起内分泌失调，长期下去，心中窝着闷气，病愈会遥遥无期。”因此，这里的病和治疗，就都含有着人生的广义，不止是医学范围内的事情了。

诊所里的病人多是农民，读书不多，他们对病的认识缺乏科学依据，倒更接近于从文学出发，有着人文的色彩。比如那个建淮乡妇，得的头痛病。疼的部位在太阳穴，绕耳前后，疼时眼珠子似乎都要鼓出来，乡人们叫做“鬼抱头”。她因此十分不安，为澄清自己，四处与人解释：“我头痛发作的时间都是在夏天中午的太阳光下，鬼都在晚上出来，天一亮就跑掉了，我不是鬼。”医生驳斥这理论的根据，也很文学：“你那破庄上能有什么有名的鬼。”又有一个老耿得的是“鼠蹊”病，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病，学名又叫什么，形容则十分古怪，颇像鼠精附身：“他喘气时有吱吱声，好像老鼠的声音，他下意识地看看阴暗的角落，小眼睛像老鼠一样明亮，……”还有老毛，发病的地点在自家屋外的过道上，家人说：“总是在这屋门口，总是在这场院上，栽倒过好几个祖先……”这种奇病和奇谈，大约只会发生在偏僻的乡间。在那相对的封闭之下，在一定程度上，保存有自生自灭，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，残留着东方神秘主义的遗痕。你可以说是迷信，可是，其中多少有着些一元论的世界观呢！将精神和物质视作一个整体，外界和内界也视作整体，互相对应着。

在这诊所里，病不仅是器质性的，而是与精神大有关系。人的性格、气质、遭际、命运，以及地理的位置，历史的沿袭、自然生态、民情风俗，全在此体现出来。所以，在这些病容里，就浮现着人世的疾痛。其中那个外号“小和尚”的青年小王，与一对南京下放的知识青年的女儿恋爱，两人都是优等生，进了宝塔尖的市立中学，前途很光明。不料女孩子随父母回了南京，从此音信杳然。于是，青年小王服了安眠药。文字里说：“在乡村，为情自杀多是女性，而小王是独苗男儿，却要为一女子送命。”这大半是读书的结果，学会了个体的独立性，又学会了用情，青春就变得戏剧化了。可是，“安眠药没能使他长眠，却改变了他的功能结构，产生了病，通身从此血流不畅，躁闷发热，手脚冰凉，突发奇想，乡人们称为癔症。”小和尚的病是这样，他的人又是怎样的呢？他在诊所里，是个招人非议的人物。乡人们一是怜悯他的父母，以为他不肖，二是讨厌他的自大。以为自己是个“知识分子”，就不把人放在眼里。其实呢？他在世事方面浅薄得很，称得上无知。倒不是不聪明，而是自私，过于自我中心。是个读书读坏了脑筋的人。但他毕竟还是孩子，因此，就有他率真的一面，要不，也不会甘愿为个女子服安眠药。当笔者为他画肖像时，“他是极其严肃的，一动不动，我不走开他是决不站起的，别人再闹也不会分散他的注意力”，当然，别人被画，他是不满的，酸叽叽地，不是挖苦，就是捣乱。他的病症其实无一不是表现出发育不平衡的心智和盲目的精力。

正和“小和尚”相反，刘二却是个“不识字但识事”的人。刘二是个水产商贩，他贫苦出身，吃得起苦，受得起罪，头脑精明，毫厘必计，“一千块要挣，一分钱也要挣”。但他又不是不大方，夫妻闹离婚，房屋财产全给了老婆，他净身出屋，再一次白手起家。有一回，有人欺他不识字，骗他博物馆是博物宾馆，刘二竟认真，要进去接洽买卖。这样一个勤勉的生意人，病是在腰、腿、颈椎。这都是拘紧着发力的部位，偏倚地使用。不像田里劳作的人，都是撒开手脚，用力平均，筋络倒放松了。尤其是颈椎的病，倒像是个用脑的知识分子，你能说

刘二不用脑吗?生意场上多少风险,刘二的原始资本又都是血汗钱,再豁达也要动心思。不是不敢赔,是赔不起。不过,他正直,挣的是辛苦钱,又没有“小和尚”那么些虚情,感情是简单的,心思也是简单的,所以,就没有心病,也没有直接的脑病。

还有一个患颈椎病的,是个老革命,他的颈椎病比刘二的要更多些思想的涵量。笔者写实性地描绘他的脸相,“老头眉阔眼细,几撮浓密的彩眉如剑一般射出……他的嘴角下撇,拉下腮上苍老的肌肉”,这个曾经过戎马生涯,官至县级的八十岁老人,坐在诊所中的农人堆里,保持着沉思默想的表情,有多少往事和感慨从他脑子里汹涌地过着。衰老的退行性的颈椎当然承受不了,于是,供血不足。

小男孩孙兵兵是病人中最遭罪的人,可是他最安静。他患的是肌无力,十来岁的年纪,就生了十来年的病。儿童生病是最令人感动的,就像文字写的:“在他的眼中病人就是人类。”他们没有旁的经验,以为生命就是这样受苦。所以,他们就承受下来,不会抱怨,他们连抱怨都还没来及学会呢。他们的忍耐力是超过任何一个健康的成人,不是因为坚强勇敢,而是负责,给予他们的,他们必须接受。他们的安静几乎是神圣的了。文字里简约地写道:“小兵兵没什么娱乐,偶尔玩个气球,吃碗豆腐脑。最快乐的是趴在床上喊孙先生(诊所的医生)的小孙女玩……”

老童这个人,也有着较为抽象的含义。他和孙兵兵一样,可代表着受苦的人世,以及隐忍的人世。他所以叫“老童”,是因为他单身,乡间叫“童儿”,这个名字在他这样的年纪,多少是有些辛酸了。单身的他,在家族中心的乡间,地位就已经是卑微的,再加上贫穷,预颞,就更加不起眼了。笔者写他的衣着破烂,“一般来说,这个年纪的人不应该再穿这么破旧的衣服,抹布一般扭在腰部”,写他的一只宝贝塑料袋,“来时去时总把一个旧塑料袋挟在腋下,小心地放在病床里角,他是不会忘记拿走的”,还写替他肖像的困难,“只要哪边有人说话,他马上

就被吸引过去，并迅即出现真诚的笑脸”。文字里并没有提他的病，可也不需要了，他周身都是无意识的习惯了的病痛。和孙兵兵的无意识不同，孙兵兵是先天，与生俱来的病痛，所以精神是完好的，是纯洁的受苦。而老童，却是后天磨出来的病，无处不留下损坏的痕迹，颜色也褪旧了。前者是诗，后者则是现实，但他们同样唤起着悲悯的感情。

这本书，使我想起高尔基的《人间三部曲》，诊所里的病苦的人，身受着一种比疾病更具有普遍性的煎熬，它真的有着“人间”的面目。并不是说人间尽是受苦，而是苦比快乐更加尖锐地触及和唤醒人的知觉，使人体验自身存在。笔者写道，诊所中有一位老妇：“她怀着复杂的心情要求医生把老头子弄死，免得他活受罪。”又写道，诊所里的一种流行的经验：“第一回得病还没什么，吃吃药就好了，可从第二次开始，患病就成了习惯。”还有，不晓得是哪位病人中的智士，指出：“你们不要每天向医生诉苦，若是犯人都向公安局诉苦，那成什么样子了。”受苦是这诊所里的日常生活，忍耐也就是了。病苦是那样直接地指向我们的感官，是人生最里的一层触觉，经验中真实的体验。它确定无疑地道出存在的沉重的性质，再怎样超然，也无法自欺。惟有在全部的承担之下，开拓正面的挺进的出路。

大约是学习西画的影响吧，这些文字带有着欧式古典的写实风，它刻画出一张张苦脸，还有文字边上，直接从炭笔底下呈现出来的面容，向我们述说着他们的折磨和觉悟。于是，有一股哀伤的同情，升起在我们的心中。

2000年7月6日 上海

素描与同情

陈丹青

去年春天，谢宏军从苏北平原来到北京，取出一大叠脏兮兮的铅笔素描给我看，画的全是他老家的乡亲。才看几张，我就立刻拿到我适在代课的进修班和三十多位各地来的同学一起看。这批朴素的写生同今天市面上争奇斗俏的画作全不相干，同教室里的人体作业搁在一块儿也好生触目。看着纸面上一张张农民的苦脸，大家喃喃说好，放下了又拿起来，一片静默。

我猜出这静默的意思：久违了！竟还有人在描写农民？我们又在绘画上见到了人的卑微，卑微的人。

谢宏军，80年代末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，曾受到老师丁方的初期画风的影响，简括夸张，然而不及他的老师。日后盲流北京，和不少同代画家一样，一度迷失于含混的风格主义。到了而立之年，无职无业，他回返老家淮安市，终年在田野里写生，以绘画的热情与苏北的寒风相周旋。当年米勒也曾迷失在巴黎，有一天，他在画店窗口看见自己画的裸体画，醒悟到那不是他要做的事情，米勒流下泪来，发誓回老家走他自己的路。

不过结庐耕种兼为艺术家其实是古人的福分，淮安可不是米勒的巴比松。宏军得以在故乡继续抽烟画画，是幸有贤妻与岳父的仗义，然而前景如雾。走在这样的人生路上，愁闷失意的画家自然而不自然地自比凡高，挤出浓厚的颜料在画布上肆意涂抹，被大自然的暑往寒来与他自己的命运感动了。可是苏北平原再像凡高徜徉的阿尔，毕竟不是阿尔，淮安的乡亲和凡高笔下的农民一样善良辛苦，也到底不是荷兰人、法国人。谢宏军返乡后的大量油画只能聊作凡高式的自我注解，到底不能及于凡高。

他苦恼了，为生计窘迫，也为艺术的困境。

人的救赎，艺术的转机，往往是苦恼逼出来的。孟德斯鸠有言：“人只有在痛苦之中才更像个人。”——在乡村诊所的候诊室里，长年坐满了苦候就医的患者，他们枯坐着，或倒卧着，呻吟辗转，皆尽呈现了“人”的苦相。平日里谢宏军的心思是去田野作凡高式的风景写生，现在，这些形同蒿莱的生命忽然打开了他的画眼，他开始用铅笔写生，一发不可收拾，憬悟到那才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题旨。在这批活生生直见性命的素描中，他总算忘记了大师；而本乡本土的草民反而引领着他的画笔，与米勒和凡高的真正精神不期然而相会合了。

凡高尊崇米勒，米勒与他画中的人物不隔，他自己就是农民；凡高与太阳、泥土和向日葵不隔，只当那就是他自己。当淮安子弟谢宏军执迷于凡高时，再怎样心诚意正，总不免与偶像的画路难以相通，彼此有隔。现在他以初学般的虔敬之心，一五一十地描写淮安乡亲亲戚的眼神和满面皱纹。当他的感应全然交付给他所描绘的对象，对象遂以无保留的生命细节来报答他的纸笔。而在我看来，这批素描的最可宝贵的品质，乃因作者的同情。

“同情”，我们通常解作“将心比心”，是指对于他人的怜悯；在艺术中，就高的意义而言，则“同情”的真意是作者并不自视为“他者”，将自己与描绘的对象隔开。我怜悯穷苦人，当年在苏北落户的愁闷岁月中也画过当地的村民，可是与谢宏军比较，我与乡民毕竟总有一层隔，日后我画藏人更属于远来的“他者”。宏军的这些素描是画到哪里都能自然而然地多一分质朴，多一分真切，仅止这一分，我就越不过去，即便心诚意正，终究不及他；他与画中人同根同在，彼此间自有无可替代的天然渊源，他为病患者撰写的文字肖像其实就是他的家常自传。一句话，他根本就是画里的人。

这一组肖像系列超越了写生习作，刻骨铭心，本身即已是完满的题旨。谢宏军不是才子型的画家，也因此我格外地羡慕他落笔的拙朴淳厚，这份朴厚，在我记忆中惟见于王式廓先生的陕西农民写生，而人物的情境尤带出柯罗惠支笔下的况味：悲苦，绝望，望之辛酸——然而柯罗惠支与王式廓如今都是不合时宜的名

字，都被忘却了。关爱受难的人，站在弱者一边，那原是左翼文化所推崇的美学，意思并没有错的。错是错在日后为教条弄得面目全非真义失尽，以致我们皆因教条的遗患而一并疏远了艺术的这一面可贵的性情。今天的许多人物画不见其“人”，而触目是想入非非的风格，在这空洞的“风格”背后，其实又不过是想入非非的功利。

与时尚格格不入，又不懂得权变而趋世，无名画家谢宏军从艺术学生到盲流画家，从京城到淮安故园，从大师的经典画面到凄凉的候诊室，他一节节退回自己的原本，在“痛苦之中更像个人”。病患就医但求恢复康健维持生命，谢宏军的病患者肖像则是为了寻回艺术的自信并借以维济人的自尊。在倡导描绘农民的时代，农民是被艺术家化了妆的脸谱。当农民被新时代与艺术家们草草忘记，农民子弟谢宏军这批质朴的素描，使我们看见了怎样才叫做是真的在画农民。

重要的不是画不画“农民”，谢宏军并不是一位所谓“农民画家”。他所向往追慕的是米勒与凡高那样的画品，可是远不及巴比松或印象派画家们幸运，生不逢地，生不逢时，他兀自走在一条早已荒芜、乏人问津的正路上。我不相信谢宏军能够凭他这些土气的小画而出名，我也不太相信画中草芥般萎谢的乡下病人会使画商洞见投资的效益。这些画起于苦痛，表达苦痛，本不为取悦于谁，也不为去争那茫茫无信的艺术“公道”，现在刊印他的素描集，惟可见世面上还未失去寻常的“人心”。

再序乡村诊所

陈丹青

《乡村诊所》要出精印本，在我多少有点意外。除了上海月刊《艺术世界》照例每期安排一版“民俗艺术”彩色专栏，近几年，不记得哪本当代美术杂志还会刊登描绘农民的图画，就算刊登，谁要看？

没人愿意描绘农民了。或许是前数十年“工农兵形象”因时代的命令而被过度描绘么？真是报应。再者，写实绘画的相随没落，也是原因吧。

如今，城里人倒不必远去乡下就能见到真农民，他们涌进大小城镇做苦工，或看门，或帮佣，或者做点地摊边的小生意。有那蓬首垢面的，也有赚点小钱，打扮起来，看去不再一副乡下模样，却也暂时不像城里人。走访京郊的村落，老弱妇孺倚门呆立，壮丁与姑娘都走了——田园将芜，何不“走”？走不了而又无能下地干活的，要么就是生了重病，如谢宏军以铅笔描绘的那些可怜人。

谢宏军的这批素描画像画于六年之前，愿画中的病人多数早已痊愈，健壮如昔，能够进城做苦役，其中的少数或者去世了吧。我格外记得的几幅，画的就是垂老的农妇与农夫，苦了一世，入土为安，也好。这一份图册的可看，又在谢宏军为每幅画像所写的文字，使我们在凝视这些苦脸之际，还能读到他们卑微而动人的身世、际遇及种种念头。记得王安忆同志读过，当即写了篇不短的评论，赞赏作者观察入微，文笔细腻。她是老知青，我也是老知青，我们都不能忘情于农民。当年我们给送到乡下，现在乡下人来到城里。前些年我在京城装修小公寓，自然请的是一伙乡下的民工，河南人，我与他们蹲在铁锅旁分吃猪油搅拌的糙米饭，口舌间忽然满溢童年的记忆。其中一位肮脏而英俊的青

年，眼神良善，羞涩寡言，问他年纪，二十九岁，可有姑娘么？答说没有，因他四个哥哥尚且没钱娶亲。

“乡村诊所”神医孙兆生美名远扬，也在前年迁入南京市，连他的诊所，连他的家，我祝福这一家好人。从此，淮安病家将要远去金陵城寻找救命的神医，好在四小时车程，不算太远，不算太难。

自那以后，谢宏军也不再画农民。他需出来求学，谋生，当一名艺术家。他做了一位淮安乡亲兼一位艺术家能够做的事：坐在乡村诊所的病床沿，忠实描画了这群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。

2003年4月20日 写在北京



这位是乡村诊所的主人孙兆生。以孙先生的年龄论，比共和国大几岁，也算是从旧中国过来的人了。

孙兆生的爷爷孙老太爷在淮安城中开了一家中药房，名曰“济世堂”，日子过得挺好。老太爷懂药又懂医，当年八路军循着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革命战略，围城打援，老太爷曾暗下为八路军配了不少剂药。孙老太爷幼年时念私塾，奠定了深厚的儒家思想的基础，信奉“忠厚传家远”，谁来当朝都要看病取药。

老太爷头戴瓜皮帽，身穿长马褂，白须飘飘，仙风道骨。他五十四岁得子、七十四岁得长孙，他为长孙取名兆生。这个名字好，兆有极多极广之意，生取生生不息之意，学了医术后利己利人，岂不一生太平。后继有人，满族喜庆。老太爷常让兆生骑在头上穿街过巷，致使兆生至今走起路来有些“外八字”。

刚为兆生定下延修祖医的终生大计，老太爷就走了。那时，共产党创立了新中国。

孙兆生和父亲这时已是国营单位里的人了。县医药公司在当时搜罗不到几个真正懂药的人。父亲算是业务尖子，但因为在旧社会曾开过自家的药店，被定为小业主，由此父亲不敢冒尖。父亲后来当了采购员，到全国各地搜集药材。他懂药不懂